



周秦汉唐文化工程·学术研究文库

# 文史存稿

永年自署



WENSHI CUNGAO



三秦出版社

# 自序

这本《文史存稿》，是在我们大陆上出版的我的第二本论文集。

我最初问世的论文集，是执教美国的友人汪荣祖教授代为编辑，并起了个《唐代史事考释》的书名，交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在 1985 年 1 月出版的。据说销路还不错，不断有人购读，可在大陆上不易买到。因此，我把《唐代史事考释》中的文章挑选了一部分，加上上世纪 80 年代研究北朝齐周和杨隋史事的成果，以及几篇讲宋以后的文章，编成一册《文史探微》，1986 年 1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，成为我在我们大陆上印行的第一本论文集。

不过我对这第一本论文集仍不怎么满意。因为当时限于字数，篇幅压得太小了。讲唐代文史的将近一半不曾收入，讲版本、讲小说、讲近现代的也多被挤掉。还有半个世纪前上大学时发表的文字，有几篇讲先秦的、讲明器的，现在学术界还没有出现新的东西可以取代。因此颇拟再结集第二本论文集来容纳。这个打算最近得到三秦出版社的支持，于是花了点时间，将上述这些旧作，加上一些新写出的，编成了这本《文史存稿》付印。

旧作中还有一些没有收进这本《文史存稿》。是因为上海书店出版社在 1985 年 1 月出了我的一本《树新义室笔谈》，把若干旧作用札记的形式改写后收了进去。还有几篇如当年讲狐与胡的关系和陈寅恪先生商榷的，讲朴刀形制的，也另行收在

1995年 11月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我的零星文字《学苑零拾》里。现在编《文史存稿》自不宜再收，庶免重复。

真如上小学时作文课上常写的套话，叫什么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”，不知不觉地早过了古稀之年。除出过几种教材并写了本专著外，像样的论文先后不过发了上百篇。和我的老师吕诚之（思勉）先生、顾颉刚先生以及先外舅童丕绳（书业）先生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比起来，实在太渺小了。只是所写的包括收在这本《文史存稿》里的，不论是填补学术领域的空白，还是纠正他人的失误，都好歹拿出了自己的东西，从不曾玩点人所共知的来敷衍凑数，以求名图利。这点自信可以对得起读者，对得起三秦出版社支持出版这本《文史存稿》的各位先生。

1995年 12月 15日黄永年序于西安南郊

附带说一下，按照新闻出版署及国家语委会（1986年文件）《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》，古代历史文化学术研究著述必要时可以使用繁体字、异体字。因此这本《文史存稿》里有的人名就用原来的繁体不予简化，如魏徵不简化为魏征，刘濬不简化为刘浚，因为繁体里也有征字、浚字，用了征、浚等于给古人改名。此外如抄书之抄也可写成钞，讲旧时抄本习惯写成钞本，就不必一律改钞成抄。身分今多仍写作身份，如身份证就没有改写成身分证，凡此均按通行的办法处理，不更立异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释《天问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员 )  |
| 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补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 圆苑 ) |
| 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猿苑 ) |
| 邺城和三台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源 )  |
| 从文献记载看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初年的洛阳 .....             | ( 缘 )  |
| 尉迟迥相州举兵事发微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远源 ) |
| 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.....               | ( 愿 )  |
| 唐太宗生年考实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员圆 ) |
| 李勣与山东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员愿 ) |
| 读唐刘潜墓志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员圆 ) |
| 盛世英主唐玄宗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员员 ) |
| 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 员愿 ) |
| 《全唐文·杨妃碑记》伪证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员圆 ) |
| 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员源 ) |
| 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 员猿 ) |
| 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兼论李杨与<br>宦官高力士之争 ..... | ( 员圆 ) |
| 唐肃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肃代两朝中枢政局 .....             | ( 员圆 ) |
| 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 员猿 ) |
| 唐代的宦官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员圆 ) |
| 唐代籍帐中“常田”“部田”诸词试释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 员圆 ) |
| 唐天宝宣城郡丁课银铤考释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猿 )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唐代家具探索 .....               | (猿园) |
| 论唐代明器中的木明器 .....           | (猿园) |
| 《纂异记》和卢仝的生卒年 .....         | (猿园) |
| 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.....        | (猿源) |
| 《类编长安志》点校前言 .....          | (猿源) |
| 陈寅恪先生称誉赵宋文化之解说 .....       | (源源) |
| 《西崑酬唱集》旧注本影印前言 .....       | (源愿) |
| 释《西崑酬唱集》作者人数及篇章数 .....     | (源愿) |
| 记修绠山房本《宣和遗事》 .....         | (源缘) |
| 重论施彦端是否施耐庵 .....           | (源愿) |
| 今本《西游记》袭用《封神演义》说辨正 .....   | (源员) |
| 说《西游记》中欠照应的漏洞 .....        | (源圆) |
| 影印清顺治钞原本《绛云楼书目》缘起 .....    | (源元) |
| 跋康熙时舒木鲁明钞本《唐摭言》 .....      | (源圆) |
| 从三峰钟板的恢复说清高宗对世宗时事的翻案 ..... | (源元) |
| 《独秀峰题壁三十首》的版本和校勘 .....     | (源圆) |
| 说《颐和园词》兼评邓云乡《本事》 .....     | (缘员) |
| 百年来的中国古文献研究 .....          | (缘圆) |

## 释《天问》

《楚辞》本不易读，其中《天问》历来注家尤感难于通解。早在东汉时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里就说：“昔屈原所作，凡二十五篇，世相教传，而莫能说《天问》，以其文义不次，又多奇怪之事。”清初林云铭在《楚辞灯》里也说：“一部《楚辞》，最难解者莫如《天问》一篇，以其重复倒置，且所引用典实多荒远无稽。”林氏注书虽为正统学人所轻视，《章句》则是传世第一部《楚辞》古注。“文义不次”自出现“重复倒置”，“荒远无稽”始成其“奇怪之事”，这二者只要接触《天问》的人都会有此感受，确可说是通解《天问》道路上的一对障碍物。

但王逸以下所见到的《天问》未必就是《天问》的原本。原本《天问》是否已是“文义不次”？王逸答复是肯定的，他在《天问》篇的叙里就这么说，并且对所以“文义不次”作了解释，即所谓：“屈原放逐，忧心愁悴，彷徨山泽，经历陵陆，嗟号昊旻，仰天叹息，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，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僬佹，及古贤圣怪物行事，周流罢倦，休息其下，仰见图画，因书其壁，何而问之，以渫愤懣，舒泻愁思。楚人哀惜屈原，因共论述，故其文义不次云尔。”案“仑”古训为理为伦，这也就是“论”字本义，这里所谓“论述”就是整理写出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：屈原在宗庙祠堂的壁画上题了词句，后人加以整理清写出来，因为壁画本来没有次序，所以清写出来的《天问》也就“文义不次”。这种说法颇为后来某些

注家所承用，如朱熹《楚辞集注》的《天问》篇叙就几乎全抄《章句》这段话。只是这段话并经不起推敲。（员）先秦时虽有宗庙却未必有公卿的祠堂，有祠堂、祠堂里有画像已是汉代的事情，如现存武氏祠、孝堂山等画像石均是其遗存，王逸是否见到这类祠堂里的画像从而想当然地推测《天问》的来历？（圆）先王宗庙是庄严神圣的场所，未必能让人家罢倦休息，更不可能随便让人家在画像上题句，即使公卿有祠堂也不可能让人家在画像上题句。（猿）这些壁上的画像就是排列有序的，看破坏得不厉害的武氏祠画像石拓本就可知，因此即使可以在上面题句，或者不在上面题而直接依次写成《天问》，那《天问》的内容也应次序井然，何能“文义不次”。（源）更重要的是，今本《天问》虽确似有“重复倒置”之处，可大体上仍有其次序，如辈分先于林云铭的王夫之在《楚辞通释》里就说，《天问》“篇内事虽杂举，而自天地山川，次及人事，追述往古，终之以楚先，未尝无次序存焉”，并进而认为此“固原自所合缀以成章者，逸谓书壁而问，非其实矣”。这种见解自比王逸高明，至少《天问》原本并非“文义不次”这点可成定论。

原本本有次序，何以今本看上去确有点“文义不次”？其原因颇为复杂。首先，是在传抄中发生了错简，远在先秦古籍里本是常有的，就《楚辞》本身来说，《九歌》中《少司命》篇“与女游兮九河，冲风至兮水扬波”，和《河伯》篇“与女游兮九河，冲风起兮横波”相重，前人已指出《少司命》篇这句话是因错简致衍。只是《天问》在讲人事即历史部分的错简更多些，前后倒置得更厉害些。但这还好办，更难办的是《天问》作者的历史观念和传统的不完全一样。在这个问题上二三十年代我国研究古史的前辈学者、包括顾颉刚师倡导的所谓“古史辨派”本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遗憾的是还没有被讲说

《天问》的人所充分利用。

我国同胞对古史的传统观念，大体是秦汉时候形成的。司马谈、司马迁父子合撰的《太史公书》即《史记》，就本此观念写出了五帝、夏、商、周几个本纪。这实际上是先秦黄河流域诸夏集团历史观念的延续和发展。这种历史观念在春秋时期留下的资料已多欠完整，这里不妨举几个战国时期的。如《孟子》所说“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水横流，……举舜而敷治焉，舜使益掌火，……禹疏九河，……后稷教民稼穡，……契为司徒”（《滕文公上》），以及尧禅舜，舜禅禹，禹传子（《万章上》），汤、武、周公征诛（《滕文公下》）；《荀子》的《成相》篇所说“尧授能，舜遇时，……舜授禹，以天下，……禹敷土，平天下，……契玄王，生昭明，……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”，“武王怒，师牧野，纣卒易乡启乃下”，就都与后来《史记》的口径相一致。《古本竹书纪年》辑校本保存的魏国史官所追记春秋以前世系史事，也和《史记》基本相符。

再说《天问》。《史记·屈原贾谊列传》有“太史公曰：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，悲其志”的话，说明司马迁或司马谈认为《天问》是屈原的作品，王逸以来多数注家也如此认为，有异议的只是少数，对此可姑置不论。因为从文辞，从内容“终之以楚先”来看，《天问》至少绝无问题是战国时楚人的作品。而楚在春秋时是和诸夏处于对立地位的蛮夷，鲁、齐、晋、郑等诸夏的统治者是周的宗室亲戚，是周文化的继承传播者，而楚则属于商和东夷的文化系统。这种迹象不仅在一部《左传》中层出迭见，即在西汉时候的文献里仍有明文可稽。如《史记·楚世家》就说楚王熊渠自称“我蛮夷也，不与中国之号谥”；《公羊传》讲到诸夏受楚和狄的夹攻时说“南夷与北狄交，中国不绝若线”（僖四年）。对此前辈学者也

多已有所论证，同时，这些前辈学者也弄清楚商和周是地处东西的两个民族，商和东夷为一体，周则以夏的继承者自居。因此，商和东夷文化系统自有其不同于诸夏的历史观念。《天问》既是楚人所作，其历史观念自必有所同于商和东夷。同时，《天问》又是战国时楚人所作，经过春秋时楚和诸夏的多次交往，包括武力争战和和平聘盟，势必不同程度受到诸夏文化的影响。加之楚人究竟不算商和东夷的正统嫡系，在春秋时且和商的嫡系继承者宋襄公打过一大仗，宋人所作《商颂》中“武王靡不胜，龙旂十乘，大糒是承，邦畿千里，维民所止，肇域彼四海”云云的气魄和感情，对楚人来说已不复具有。总括这三项因素，就形成了战国时楚人特有的历史观念，即既以商和东夷的观念为基础、又渗入了诸夏的传统、与商和东夷已不尽相同的历史观念，这也就是《天问》里的历史观念。

这种观念，秦汉以还的古人自己无从知悉，今人又少考虑，自然容易把并非“重复倒置”之处也误认为“文义不次”。这应是产生“文义不次”之感的又一个原因，而且是比真的错简倒置更重要的原因。

弄清楚这一点，对通解《天问》的另一个障碍——“多荒远无稽”“奇怪之事”也就可以理解。商人的文化水准本来应比周人高，《尚书》的《多士》篇里就说到“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”，可见商人已有为数不少的典册即文献，可是后来留下了什么呢？《尚书》的所谓《商书》里只有《盘庚》三篇可算是真正商人的文献，加上《商颂》是宋人的作品而已。此外《史记》的《殷本纪》里有个商先公先王的世系，经出土的甲骨文证实确系商人所遗留。祝史们撰写的《山海经》和其他先秦古籍里则保存了一点零星的商人神话传说。更多的神话传说、文献典册统统在诸夏政治文化的高压下毁灭了。至于楚人，在春

秋时本也有他们的文献典册，《左传》昭十二年楚灵王说他的左史倚相所能读的“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”，就应是当时楚人拥有的文献典册，可惜同样失传了，没有片言只语遗留下来，只有《国语》的《楚语》以及《左传》里残存部分楚国史官的纪言纪事。因而《天问》里许多本来有文献可资稽考的东西也就成为了“荒远无稽”的“奇怪之事”，除非将来也像商人的甲骨那样出土大量的楚人典册，这些“奇怪之事”恐怕永远得不到解答。

以上就是我从整体上对《天问》的理解。根据这些理解，可以对《天问》重新作一次疏释。（员）主要是摒弃过去用传统历史观念来硬套《天问》的错误做法，而改就《天问》的历史观念来疏释《天问》；同时又可借此把《天问》特有的历史观念具体化起来，让人们看到它和传统观念有哪些异同。（圆）王逸《章句》以来的错简，自然得同时更正复原。对此前人和今人本已作过多次尝试，我所见到的就有清人屈复《楚辞新注》所附的《天问校正》，今人林庚先生的《天问论笺》和金开诚先生《楚辞二题》中的《天问 商周史事错简试说》。金先生所说有些地方与鄙见相同，可惜仅局于商、周而未及其他部分，因而在这里仍有必要把全篇存在的错简重新试作更正，当然更正时同样得遵循《天问》特有的历史观念而不能被传统历史观念所束缚。（猿）《天问》中所用典实，凡前人今人已作了较妥善的解说而不致滋生疑义者，则概从省略。因为本文并非正式给《天问》作笺注，而且游国恩先生主编，金开诚先生、董洪利先生、高路明女士补辑的《天问纂义》已经出版，对王逸以来下迄清人的各种解说搜罗略备，入民国后的新说则有闻一多先生的《天问疏证》和林庚先生的《天问论笺》，研读者可自参阅。只有在旧说新解有所失误而易引读者入歧途时，本

文才酌事匡正或重作疏说。由于文献沦丧不得其解之处则一概阙疑，不敢效某些旧说新解之想当然。

由于王逸《楚辞章句》真正的单行原书恐已不传，《天问》正文姑从次一等的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。

## 一

曰：遂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冥昭瞢暗，谁能极之？冯翼惟像，何以识之？明明暗暗，惟时何为？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？

案以上是讲浑沌时的情况。

“明明暗暗，惟时何为？”是说浑沌时明明暗暗，其时究竟在干什么。“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？”则讲由浑沌进而化出上帝和天地万物。“三合”之“三”即“参”，说所以能化出上帝和天地万物者，是由于浑沌中有阳和阴在参合之故。有的注家把“明明暗暗”释成昼夜，释成日月星辰，把“阴阳三合”的“阴阳”释成天地，加进人成为“三合”，都错了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浑沌结束后才出现的，浑沌时何能有之？

这种浑沌思想，是商和东夷独有的，还是周人也具有的，尚有待探讨。

## 二

厥萌在初，何能亿焉？璜台十成，谁所极焉？登立为帝，孰道尚之？女娲有体，孰制匠之？

案这一段今本在讲商史舜事的“舜闵在家，父何以齔？尧不姚告，二女何亲”和“舜服厥弟，终然为害，何肆犬体，而

厥身不危败”之间，显然是错简，应移到这里。这是讲主宰天地万物的上帝和制造人类的女娲的出现。

“厥萌在初，何所亿焉？”是讲浑沌结束最初萌现了上帝、女娲这些事，究竟是谁把它亿度出来的？

“登立为帝”的“帝”就是上帝<sup>①</sup>，“登立为帝，孰道尚之？”是讲这第一个上帝究竟是谁把他捧上去的？“璜台十成”的“璜台”，即用璜玉装饰上帝驾临的台，古人多认为上帝生活在高山、高台上，这“十成”即言其高，“谁所极焉”者，即说这十成高的璜台是谁给上帝建成的？因为当时除上帝之外还没有出现其他生命。

“女娲有体”的女娲即制造人类的女娲，闻一多先生《疏证》引用《太平御览》卷七八所载《风俗通》“俗说天地开辟，未有人民，女娲抟黄土作人，剧务，力不暇给，乃引绳于絙泥中，举以为人，……”认为：“此问万民之身，女娲所作，女娲之身，复谁所作邪？”是讲对了的。《风俗通》虽出东汉末年应劭手，所载俗说固不妨其为先秦时流传下来的旧说。至于讲了上帝就讲女娲造人，下文再讲天地者，则由古人不懂得生物起源和进化理论，认为除了上帝主宰一切外，天地万物都是为人服务的，这也就是较早的一种人为“天地之性最贵者”（《说文》八上）的思想。

① 《天问》以至《楚辞》中较古诸篇均绝无以“帝”称人王的，《惜诵》“令五帝以桮中兮戒六神与响服”中的五帝，也只是战国时出现“五方帝”即东南西北中五个上帝，而不是包括帝尧、帝舜在内的作为人王的“五帝”。至于《天问》讲汤伐桀时有“不胜心伐帝”之语，这“帝”当是误字，否则本句别有脱误，而决不能如注家所说这“帝”是指夏桀，因为先秦古书里从无以“帝”称桀者，“帝桀”一词在《史记》的《夏本纪》里才出现。

这种混沌结束后先有上帝，再有女娲造人，然后再是天地万物的思想，不见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等诸夏文化系统的典籍，当为商和东夷或楚人所特有。

### 三

圜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惟兹有功，孰初作之？斡维焉系？天极焉加？八柱何当？东南何亏？九天之际，安放安属？隅隈多有，谁知其数？天何所沓？十二焉分？日月安属？列星安陈？出自汤谷，次于蒙汜，自明及晦，所行几里？夜光何德，死则又育？厥利维何，而顾菟在腹？女岐无合，夫焉取九子？伯强何处，惠气安在？何阖而晦？何开而明？角宿未旦，曜灵安在？

案以上是讲天。

这部分旧注大体正确。只是“女岐”和“伯强”应如闻一多先生《疏证》释为九子星和箕星，因为这样才能放进讲天里边，而且上面已讲了“出自汤谷”的日和“夜光何德”的月，接着讲星也正合适。

至于这种天的观念是商和东夷抑或周人所有，尚有待探讨。

### 四

不任汨鸿，师何以尚之？金曰何忧，何不课而行之？鸱龟曳衔，鲧何听焉？顺欲成功，帝何刑焉？永遏在羽山，夫何三年不施？伯禹愎鲧，夫何以变化？纂就前绪，遂成考功，何续初继业，而厥谋不同？洪泉极深，何以

賁之？地方九则，何以賁之，河海应龙，何尽何历？鲧何所营，禹何所成？康回冯怒，坠何故以东南倾？九州安错？川谷何湾？东流不溢，孰知其故？东西南北，其修孰多？南北顺隳，其衍几何？昆仑县圃，其尻安在？增城九重，其高几里？西北辟启，何气通焉？日安不到，烛龙何照？羲和之未扬，若华何光？何所冬暖？何所夏寒？焉有石林，何兽能言？焉有虬龙，负熊以游？雄虺九首，儵忽焉在？何所不死？长人何守？靡蓐九衢，臬华安居？一蛇吞象，厥大何如？黑水玄趾，三危安在？延年不死，寿何所止？鲧鱼何所？魓堆焉处？羿焉弹曰？鸟焉解羽？

按以上是讲地。地上的神话比天上多，所以文句也比天上多出许多。

“不任汨鸿”到“禹何所成”，是讲治理洪水。古人认为先有洪水，治理好才露出大地供人类生存。谁来治理，这里讲了鲧和禹两位。最早注意到禹有神性的是顾颉刚师，其最后定论见所撰《九州之戎与戎禹》以及和童丕绳（书业）师合撰《鲧禹的传说》（后均编入《古史辨》第七册），指出禹即句龙，鲧即共工，本都是今河南嵩山以西到陕西陇山秦岭之间的“九州之戎”的宗神，后来禹又成为周人的社神即土地的主宰神。《山海经》的《海内经》所说“洪水滔天，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，不待帝命，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，鲧复生禹，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”，就是鲧、禹治水的原始神话。这里的“帝”和《天问》“帝何刑焉”的“帝”都是上帝，“息壤”据郭璞注是“土自长息无限，故可以塞洪水”，本系上帝的治水法宝，鲧未经上帝许可偷了它去治水才被杀，后人说他“堙”即“塞”的办法失败致被惩处，乃是战国时北方晚出之说。《海内经》的“鲧复生禹”也就是《天问》的“伯禹愎鲧”，“愎”、

“复”本都是“腹”字，是说鲧虽被杀，肚子里却生了个禹出来。禹奉上帝之命用息壤把洪水治好，即《天问》所说“洪泉极深，何以寘（填）之”。《海内经》的“以定九州”即《天问》的“地方九则，何以圻之”。《海内经》的“以定九州”即《天问》的“地方九则，何以圻之”，“圻”是使之高，即把低洼的九州用息壤填高。最早本是填高“九州之戎”所居的小九州，战国时才变为把中国划分成的大九州。“九州之戎”本早和诸夏相融合，《天问》和《海内经》里有这个治水神话显然是接受了诸夏文化。但这个治水神话的细节在《天问》和《海内经》里又略有不同：（员）“不任汨鸿，师何以尚之？佥曰何忧，何不课而行之”，确如旧注所说和《尧典》四岳荐鲧治水一段话相吻合，这已是晚出之说，《海内经》里就无此痕迹。（圆）鲧治水时听任“鸱龟曳衔”以引路，禹则改用应龙来划河海即所谓“河海应龙，何尽何历”，好像鲧的失败被杀和鸱龟引得不得法也有关系，这也是《海内经》里没有的。（猿）既说禹“纂就前绪，遂成考功”，即禹只是继续鲧的堙水而得到成功，接着又说“何续初继业，而厥谋不同”，则已知道了战国时以为鲧堙填而禹改用疏导之新说，不过作《天问》者不信此新说，故用“何续初继业，而厥谋不同”来反诘。凡此颉刚师、丕绳师文章中似尚未有所分析<sup>①</sup>。

① 至二师文中所考社神禹的形体为龙，已为闻一多先生《疏证》所接受。我并认为《招魂》“君无下此幽都”一段所说“土伯九约，其角觺觺些”的“土伯”，也就是社神或其分化。王逸《章句》：“约，屈也。”“九约”就是龙蛇盘屈，“九”只是多数即盘了好多盘的意思，龙有角，所以说“觺觺”。旧时神庙中有塑成龙蛇盘屈状放在地上供养的所谓“土龙”，即其遗制。《招魂》无疑亦出战国时楚人手，由此也可见诸夏文化对楚文化的渗透。

“康回冯怒，坠（地）何故以东南倾？”王逸《章句》以“康回”为“共工名”，似涉想当然，但这是讲共工则无疑问，有《淮南子·天文》篇所说“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，怒而触不周之山，地维绝，天柱折，天倾西北，故日月星辰移焉，地不满东南，故水潦尘埃归焉”等可证。这当是共工即鲧的另一种神话，《天问》放在这里说，似已不知共工与鲧本为一物。

“九州安错”以下都讲地面上的东西，着重讲奇异的东西。首先讲“昆仑”，因为它是神话中上帝的下都，当然只是在人们想像之中，并非实有此山丘。这个神话极大可能起源于东夷。因为《山海经》的《海内西经》说：“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，帝之下都，……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。”《海外南经》说：“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，羿射杀之，在昆仑墟东。”这羿是东夷神话中的重要人物。《海内北经》说：“帝尧台、帝喾台、帝丹朱台、帝舜台各二台，台西方，在昆仑东北。”这里帝喾和帝舜为一神所分化，是商和东夷的上帝；尧和舜旧说都是虞帝，则尧也应属于东夷系统<sup>①</sup>。丹朱则系传说中尧之长子，《古本竹书纪年》有“放帝丹朱于丹水”之说，而据宋翔凤考证楚人最初正居丹水流域（《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》，见《过庭录》），则丹朱当即楚之宗神，亦属东夷系统。昆仑周围既悉是东夷神话中人，其本身之出于东夷神话自最有可能。至于所以说成在西北而不在东夷所居滨海地区，则是由于这类想像中的神山必须放到遥远不可及之处，后来秦汉时方士所说三神山之必须放地大海里也是这个道理。“县圃”、“增城”、“西北辟启”均详《淮南子》的《坠形》篇，洪兴祖《补注》已引

<sup>①</sup> 《古史辨》第七册所收杨宽《中国上古史导论》认为尧是西方上帝，但论据单薄，难于成立。

用其文作了解释。

“烛龙”见《大荒北经》和《海外北经》（后者作“烛阴”），“羲和”见《大荒南经》和《离骚》，“若华”即“若木”，见《大荒北经》和《离骚》，“一蛇吞象”见《海内南经》，“鲧鱼”见《南山经》，“黑水”据《西山经》说出于昆仑之丘，当都是东夷或楚地的神话。羿如前所说也是东夷神话中重要人物，射日神话见《淮南子》的《本经》篇，这是问羿在哪里射日，日中的鸟被射后在哪里解羽，所以要放在讲地的这一段里来说。此外“石林”、“何兽能言”、“虬龙负熊”、“雄虺九首”、“长人”、“靡笄”、“杳华”等当亦东夷或楚地神话，惜已文献无证，注家的种种推测至多聊备一说。

## 五

禹之力献功，降省下土四方，焉得彼螽山女，而通之于台桑？闵妃匹合，厥身是继，胡维嗜不同味，而快量饱？启代益作后，卒然离蟹，何启惟忧，而能拘是达？皆归馱籍，而无害厥躬，何后益作革，而禹播降？启棘宾商，《九辩》《九歌》，何勤子屠母，而死分竟地？帝降夷羿，革孽夏民，胡馱夫河伯，而妻彼雒嫫？冯珧利决，封豨是馱，何献蒸肉之膏，而后帝不若，浞娶纯狐，眩妻爰谋，何羿之馱革，而交吞揆之？阻穷西征，岩何越焉？化为黄熊，巫何活焉？咸播秬黍，莆藿是营，何由并投，而鲧疾脩盈？白蜺婴蓐，胡为此堂？安得夫良药，不能固臧？天式纵横，阳离爰死，大鸟何鸣，夫焉丧厥体？萍号起雨，何以兴之？撰体协胁，鹿何膺之？鼈戴山抃，何以安之？释舟陵行，何以迁之？惟浇在户，何